

# 北海文史

## 第六辑

### 陈庭辉及其家族

王 戈

陈庭辉，是北海市电影界及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他出生于1916年9月3日，卒于1987年4月17日，终年七十一岁。

陈庭辉的“生泰”家族，其经营的工商业，解放前曾盛极一时，在北海颇有名气。

祖辈原是北海市赤壁村的贫苦农民。祖父陈致祥，花名邈邈五，清末，曾随其大哥到北海跟“同合利”咸鱼铺打工。后来，改做敲叮叮的烂铜烂铁。因此也发点小财，开了一间“普兴”商店，做“九八”生意。继之又经营鸭毛、桐油、元肉、牛皮等土产。后因“普兴”失手便把商号改为“生泰”。

陈致祥生四子，其中陈庭辉的父亲陈鸣东从小读书精勤、办事聪敏，十几岁便能协助父亲操持生意，因而被廉阳水师统带的遗孀沙毛脚二奶看中，将其独生女儿李家珍许配给陈鸣东。

陈鸣东，是位高产的父亲。他十六岁结婚，曾先后娶过两个妻子(李家珍和包瑞珍，共生下子女27人(男20、女7)。陈庭辉排行第二，自幼顽皮、好动、脾气较暴躁，故小时人称其为“躁火二”，又名“烧猪脚”。曾在潘荔峰处读过私塾。十三岁时有一次，潘先生见他斜斜写字，姿势不对，便用“戒方”照他的头部打去，并训了他。他大为恼火，亦大骂先生，并把课堂挂的孔子画像撕掉、踢翻了先生的讲台。因此不敢回家，卖了一只金戒子得12文大银，偷乘野鸡车(私家车)去湛江，同车去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关照他一起到广州。他原想在广州第二中学寻找叔伯大哥落脚。因无知下落，被迫流落码头。

巧碰有船开往香港，他又想到香港找“佑兴隆”商号立脚(因“佑兴隆”经常与“生泰”有生意来往)，但下船时大银已被偷光，只好求请船主送他往香港。到港后，人地生疏，身上剩下的几个铜仙也不能用，后路上拾到5分钱，买碗白粥充饥，继续在街上踱来转去，经历遇骗之险和周折。次日，有一估俚佬(搬

运工)走到码头,拿张报纸对着陈庭辉及报上的照片看了看,问他是不是陈庭辉,并说他父亲登报出钱找他,叫陈跟他去“佑兴隆”。后来,“佑兴”通知陈鸣东将他领回北海,继续留在潘荔峰处读私塾。此后,播再也不敢打他了。后来,他曾在香屏小学(今一小)、合浦一中(今北中)读过书。1934年秋,前往广州知用中学读初三时,结识了比他高一年级、小二岁的女同学陈惠贞,后相爱,回北海结了婚。广州沦陷时,陈回北海到合浦廉州中学念完高三课程。

1939年,盘据于涠洲岛的13军飞机骚扰及轰炸北海。同年10月,陈偕同家人全部转移越南海防华人街,与广东顺德的梁万珍合股开鸿昌丝庄,从顺德购买生丝到海防转手出售。陈在丝庄任助理会计。1942年1月至48年12月,又与合浦山口的罗承徽在海防合股开永信金铺,经营黄金首饰。陈任过代经理。

在海防经商期间,陈庭辉有几次发迹的机遇:

一是贩卖黄金。他利用在金铺经营之便,既做公家的又做自己的生意。他自己从香港购买了一部“的士”,与凌世翘、及其五弟陈庭槐一起去泰国购买黄金回海防推销。从中捞了一大笔钱。

二是做药材生意。四十年代初,日本占领越南。中药材不能进口,货源奇缺,价钱昂贵。1945年底,抗战刚结束,陈经芒街准备回国,见好些人转运药材过境,他探听之后见大有捞头,即跑转头送些黄金首饰给法国佬要了张“人情纸”(药材进口批文),前后十天,他便赚了五十万西纸。随后,他亦陆续做些药材生意。据他生前对林虹说,他曾花了二、三十万西纸去收买法国佬要“人情纸”。于是,从药材生意中,约赚了五、六百万西纸。

他生前曾对其儿子说:“做生意一定要随机应变、珍惜机遇,这样才会赚到钱。”——这大概就是陈庭辉的经商之道吧。

陈庭辉于越南经商几年,在海防约有600两黄金的资产。他曾买1,000两黄金租汇丰银行的保险柜偷偷存放在香港。在海防有两间屋,卖了之后得60万西纸,相当于40万港币,当时值600两黄金。有一次,存放100包棉花在香港,其叔父陈守谦一晚天光将它赌输了,陈庭辉确实在越南发了财。陈庭辉家族经营的王商业,其鼎盛时期约在三十年代。“普兴”商行改为“生泰”后,主要经营京果、土产、渔船放贷及海味生意。“生泰”放贷的渔船有10多艘,生产资

料均由“生泰”经销。“生泰”发达之后，又开一间“生泰栈”，经营杂货、海味、五金、京果等。约于1934年，再开一间小五金厂，名叫“利民铁厂”，抗战后改为“农工铁厂”，主要铸造保险柜、农业铁器等出售。

当时的“生泰”，可算是北海的大户人家，也可算是北海的殷商。全家男女老少加上20多个雇工约有70多人，每餐分为几桌开饭。抗战前，它的资产约有白银十几万两。单是房屋也有12间，其中大房铺六间(市公安局对面)、生泰铺三间(珠海东201号左右)、生泰栈、农工铁厂各一间(今珠海东市医药公司宿舍)。

“生泰”家族的衰落，主要因在四十年代遇到两次重大的经济损失：一是洋纱遭劫，二是“大北海”轮船遇难。

1941年底，“生泰”有一批洋纱存放在香港及海防，香港有200多包、海防有300多包。(每包纱有40艘，每股洋纱约值400斤大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疯狂地占领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存放在海防的洋纱，本来要运往昆明出售的，陈庭光(陈庭辉的大哥)曾运走了100多包，海防还剩200包。因来不及联系运走。结果，存放在海防及香港的400多包洋纱均为日本劫掠，使“生泰”家族蒙受一次重大的经济损失。

1946年，陈鸣东运一船大米去海口出售，由陈庭辉的表哥林晃章押运，在海口见有接收船要拍卖。陈鸣东获悉后，想买一艘经营运输业。开始，陈庭辉认为家族不懂航运业务，不宜经营。然而，陈鸣东却坚持要买，因而让林晃章约花30万西纸买了一条200吨的铁壳船，用木柴作燃料(因缺煤)驶回北海。再驶去海防花60万西纸作大修。1947年，船修好后驶回北海，取名为“大北海”(价值百多万西纸)，主要用作北海至海防的客货运输。它原是一艘香港九龙海关的缉私炮艇，后被日本所劫掠。此船双烟通、双动机、航速快。有一次，“大北海”从越南婆湾驶至海防，途遇法国海军部的炮艇，两船暗中竞快，结果“大北海”开足马力，将它甩在后面。从此，法国海军部就注意了“大北海”的动向。有一次(1948年)，“大北海”刚靠近海防码头，法国海关即上船搜查，从水手房中查出有军械违禁品“二炮急”，这是海防水手阿虾搞盼，他便跳下水中逃走了。因此，法国海关当即扣留“大北海”，并把轮船买办(船务管理负责人)

陈庭柱(陈庭辉的八弟)捉去坐监。“生泰”花二万西纸请法国律师保释他出狱。并请律师向巴黎国际法院告状，这当然无济于事，后被迫将“大北海”卖给法国海关，只收回60万西纸。结果，“生泰”家族因此大伤元气，景况愈下，酿成陈鸣东三兄弟分家。

分家后，生泰家族也祸不单行。1949年6月驻合浦的国民党伪保安一司，指控“生泰”从中国购买煤油、西药转卖给越南共产党。因而捉陈鸣东囿困于合浦10多天，以他作为人质勒索巨款。后来，家人送去约4包洋纱的钱给保安司令部，另外也花很多钱疏通有关人员，才能将陈鸣东赎回。

此后，陈鸣东独自经营，但财力不足。为了振兴“生泰”家业，要求陈庭辉回北海掌家，把资产转回。陈庭辉虽然因“大北海”退了些财，但还有大把银纸。他原想留在香港捞世界，然而，为了不抗父命，只好回北海出任“生泰”进出口商的经理。

土改前后，陈庭辉的家庭有房屋四间，土地10亩，每年出租得稻谷2,000市斤。其经营的土产什货等生意，共有资10万元。土改时，家庭成份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解放后，陈鸣东继续以“生泰栈”商号做鸭毛、京果、土特产等进出口生意，1956年5月，才转为公私合营。58年12月，陈鸣东因病去世，终年62岁。

解放初期，北海一间专业电影院也没有。为了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林施均奉首长的指示到北海市工商联找有关商人开会，商议筹办一间专业电影院。参加会议的商人有：吴坤裕、陈庭辉、苏金泗、刘吉甫、劳波禧、劳炳光等人。会议决定，采用发行股票、公私合营的股份形式来筹措资金，并指定由吴坤裕等人负责修建原娱乐戏院作影院、由陈庭辉负责从香港定购放映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物资禁运。为了购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放映机——英国产品GK——21型35mm放映座机，他曾几次奔跑到广州和香港联系。有一次，他从澳门偷渡去香港提机时，还被捉回囚禁了一夜。在香港，他通过朋友朱磷书的帮助，自己也花了不少钱，去买通负责签订的英国佬及香港的黑社会，才能把影机及时地偷运回国。1952年1月27日，北海第一阿电影院正式开业。陈庭辉是该院的第一任代经理，也是这间股份电影院的历届私股

董事之一。

1954年，陈庭辉由于不习惯国内的政治社会制度，曾一度与赵永昌、黄展文、叶福宏、刘吉甫、林兴教等人密谋购船逃往香港。有一次，市长洪向东到工商联作报告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想一脚踏两船，偷越国境……”陈庭辉听后对自己触动很大，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半夜里便毅然到市公安局投案自首。被宣布无罪释放。

1953年至55年，陈庭辉是北海市进出口贸易小组负责之一，负责对外贸易事务。至1956年，对外进出口商务均为政府统管。陈庭辉只好将资本转向北海市公私合营的畜牧场，并担任副场长。为了发展奶品生产，他曾到广州农学院选购三头荷兰良种奶牛、五十多只瑞士羊，并建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如饲养的配方、挤奶的时间安排等，因而奶牛的出奶率很高，每头奶牛每日出奶70市斤。

1956年12月29日，为了加强电影院的管理，北海市人委会调他回电影院任副经理、兼私方代表。他到任后，积极筹建一间新的电影院，与城建科的滕瑞文和市建公司的工程师邓仰吾一起到湛江、海口、广州等地考察了十三间电影的院房设计，最后综合各院的长处，由邓仰吾设计。筹建工作具体由陈庭辉和影院的公方代表王有和负责。该院于1957年12月24日动工。次年7月1日建成开业。该院的建成，凝聚着陈庭辉的不少辛劳。

1976年7月，为了满足群众对电影的迫切要求，在市委及广西区电影公司的支持下，建一间可容4500个座位的新桥露天电影院，在建设北路东侧破土动工，直至78年11月下旬建成开业。此间，陈庭辉显然已到退休年龄，身体患病，但他仍抱病参加填塘工程及筹建工作。当时，在影院的座位设置及建造上，曾一度众议纷纭，他提出：座位设置应采用水波浪式而不甩梯级式建造，这样，既可节省基建投资，又可缩短建设周期。这个合理化建议曾得到有关领导的赞许，在实践中也是成功的。露天电影院建成后，他才安心治病，并于79年9月1日正式退休。

陈庭辉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搞电影工作，另一半时间是搞商务工作，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曾被选为北海市工商联第二届及第七届的副主任委员，

也任过五届执行委员。市政协第四届委员。

陈庭辉退休之后，尚壮心不已。凭着他多年的经商经验及在港澳的朋友关系，他曾协助市工商联办了三个经商机构。一是“民联贸易商店”。主要经营中土药材供外贸出口，客户由该店联系。该店在经营两年中曾创汇 87 万港元；二是“华益贸易公司”。也是经营中土药材，并与市外贸局联营。两年半时间该公司共进出口十八批药材，盈利 2 至 3 万元，创汇 30 多万港元；三是“经济咨询服务公司”。这是专为经商者提供经济信息、牵线搭桥的机构。该公司曾介绍港商与北海市外贸交易了 320 万条麻包袋，创汇 120 万美元。“咨询服务公司”得手续费 1 万 7 千元。以上办的三个经商机构，都是了陈庭辉任经理，主要的生意都是他牵线拍板的。

陈庭辉的事业心及责任心都很强，他每办一件事，都竭尽全力去办好。如 1987 年初，那时他已重病在身，但为了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在调整及理顾客货供求关系上，他作了很大努力。在麻包交易中，香港客商提出因故需推迟一个月交货，而我货方却坚持按签约时间出口，否则出口批文过期。这个矛盾如果调整不好，这单创汇 120 万美元的生意就因此夭折。他获悉后，不顾重病缠身，积极依靠工商联及其他同志与海关联系。在购销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活动、理顺关系，终使这单生意顺利进行。

陈庭辉在青年时代，是个体育爱好者，篮球、排球、游泳等活动都有兴趣。同时，他又是一个仗义疏财、乐于为公益事业出力的人。1951 年及 52 年初，他去香港提机、请香港技师来北海安装影机时，为了公益事业，他个人约花费了 3000 多港元。他在电影院任代经理期间也是没有报酬的，但他却以此为乐，积极奉献。在越南经商期间，他曾给钱给凌世翘做生意。53 年，凌世翘在广州得病时，也曾得到他的帮助。后来，凌世翘迁居香港，在填海造地工程中发了财，赚得 2000 至 3000 万港币而发迹起家，开了一间“侨兴发展有限公司”。陈庭辉前几年在工商联经商期间，大多生意也是通过凌世翘、朱磷书(港商)等老朋友的关系而促成的。他也很关心桑梓的文化事业，1948 年，他曾出资修建家乡的赤壁小学，还买了一片松山供小学使用。陈庭辉的爱人陈惠贞，有好些亲属在香港、英国、加拿大等处。1986 年 3 月 28 日，为了联系生意沟通关系，市工商

联曾派陈庭辉夫妇前往香港探亲访友、联络感情、寻找商业信息。

1987年4月17日早上，当陈庭辉高兴地听到320万条麻袋安全运抵香港后的第三天，桑榆苦晚，无情的肺癌吞噬了他的生命。4月19日，在市殡仪馆举行追悼大会，以寄哀思。